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25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同学兄弟

陈智勇刚调到我们宿舍的时候,我的反应很平淡,无非就是换个新舍友而已。虽然我们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一年多,因为平时鲜有交集,自然就谈不上有太多的交流。但这也不是说对他一点印象没有,他篮球打得好,是班级篮球队的主力;个子不高,老家在四川,长得略黑,嗓门比较大。

兴许是觉得我比较好接近,陈智勇经常叫我陪他去打篮球。开始我总是说对体育运动兴趣不高,也不懂篮球比赛规则,还是不去。他就耐心地劝我一起去,还说了去可以帮他拿衣服、递水什么的。话讲到这个分上,不好再推辞了。

经常跟他去篮球场,有时候听他讲解,走路、带球撞人、二次运球、3秒违例……这些篮球比赛规则我也慢慢懂了。明白规则以后,我对陈智勇的篮球水平就有了一定的判断,他真是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别看他个子小,打起球来像一股旋风,晃得防守队员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只要看到队友有空位,他的球就恰到好处地传了过去,让队友们能够轻松上篮得分。在双方得分胶着的时候,他会及时叫暂停,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分析对方的战术,布置突围的方法,每次都能取得胜利。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后卫,得分能力也很强,只见他频频穿插到篮筐下投篮得分。正因为他个子小,带球过人时就像泥鳅一样,让对方防守队员防不胜防,常常能绕过、晃过多人,轻松投篮。队友们说他是组织、得分双后卫,真是一点没夸大。

最辉煌的一次是他带队与学院的专业运动员进行三人制篮球赛。对方开始看不起他们,一副藐视的样子,这倒激起了陈智勇和队友们的怒火,每个人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去争抢每一个球。直到半场结束,陈智勇和队友们还领先对方3分。应该是观众的嘘声和比分的差距,让专业运动员们猛然醒悟,不能在大家面前丢脸,于是打起球来也有板有眼起

□南京谢文龙

## 老蒋当门卫

老蒋应聘当门卫前,物业经理不得不把丑话说在前头:每位门卫师傅要负责收两栋小高层的物业费。收不上来,就有可能降工资。

老蒋憨笑,承诺说:“反正我看守大门,也没别的事,能为居民做点小事,就尽量多做点。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就不信打动不了他们。”物业经理笑道:“老蒋,等你跟2幢1楼的老太太打过交道,就知道滋味了。她今年的物业费还没交,天天到门卫室旁边的长椅上坐着晒太阳。能让她满意,可不简单呐。”

老蒋很快就领教了这位徐老太太的威力。她看到老蒋在为送来的快递重新编号,并拍照放在业主群里,通知人家来拿,便嗔怪道:“你做事也不动动脑筋。上层的快递要放分量轻的,中等分量的放在最底下。和胳膊平齐的中间这一档,应该放最重的。你把大箱子放在顶上,小个子的人拿起来多吃力,万一碰到脑袋怎么办?”

到了秋天,大院里的果树都结出了累累的果实,石榴、柿子、香蕉都成熟了,老蒋扛了木梯上树去摘,准备分发给业主。老太太在树下高声交待:“你这小老弟也是憨,咱们大院里的果树,又没人追肥,又没人疏果,哪有农村果园里生产出来的果子好吃?俗话说,尝果不如看果,咱这果子胜在新鲜。应当连枝带叶剪下来,送给那些腿脚不好、不得出门的老人家插瓶,让他们看看秋天的景致。”老蒋一想,也对呀,这如火如荼的柿子,这半青半红的石榴,这麻皮金黄的香蕉,剪下来送给独居老人,连果树的修剪也顺便做了,真是个聪明主意呢,他一面站在木梯上修剪,一面大声赞美老太太:“当过护士长的老姐姐就是不一样啊,懂得老人家还需要精神生活。”

这一说,老太太倒不好意思了,她立于树下,跟老蒋倾诉说:“这些果树,一开花都会招来马蜂。我在自家门口,都被马蜂蜇过两次了,每一次都痛得要命,被我女儿紧急送医。所以呀,我以前跟物业吵了多少次,要让他们把我门口这些招马蜂的果树都锯掉。如今看来,是我狭隘了。”

老蒋惊讶道:“马蜂窝在哪里?得帮你解决这个心腹大患呀。”老太太拉着老蒋往前走,引导老蒋往上看,果然,在一栋和二栋之间的一棵直插云霄的老槐树上,靠右第二根与第三

□南京明前茶

来。毕竟是专业队员,配合水平、得分能力都是不可小觑的。打了将近5分钟,比分就反超了。我和观众们更是积极地为陈智勇他们呐喊助威,期望他们能打败那些专业队员。那一刻,他就像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将军,频频冲撞防守队员,刚一跌倒马上就爬起来继续抢球、运球。有时候他还机智地从对方胯下、臂下传球,让专业运动员们吓出一身冷汗。

对手毕竟是特招的专业运动员,无论是身高、还是技战术水平都要比陈智勇他们强很多。当比赛结果显示陈智勇和他的队友们只输10分的时候,全场观众纷纷为他们鼓掌,这也是我难得见到的为失败者鼓掌的场景。专业运动员们也过来与他们拥抱,并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看他的比赛,真是越看越过瘾,每次我都忍不住为他叫好,给他们鼓劲打气。有一次比赛结束,他听我嗓音都有点哑了,笑我不比他上场打球出力少、出汗少,有功劳。我得意地说,谁叫咱们是兄弟呢!这一声“兄弟”又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每次他们老乡聚会,他都要带上我,见老乡们有些疑惑,他就大声说道:“文龙虽然是江苏人,但他是我兄弟,大家不要见外哈!”这一解释,他的老乡们也接纳了我。

毕业后,他去了云南边境,我分到了安徽。我们经常通信、通电话。听到他结婚的消息时,我专门从邮局给他汇去了贺礼,他感动地说不愧是兄弟,这么远还送去祝福和温暖。

前些年,我在成都与他相遇,问他现在还经常打篮球吗,他说忙完工作和家里的琐事,偶尔还会去打一打。我让他控制好运动的频率,毕竟快50岁的人了,多年打球膝盖也不是很好。听完我的话,他流泪了,激动地说:“到底是兄弟,还是你关心我!”其实我没有告诉他,自从毕业后,我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篮球比赛。每当看到运动员们在球场上来回奔跑,仿佛就看到了我的兄弟陈智勇威风凛凛的样子。

## 赶集市场

清晨,唤醒我的是一阵“嘎嘎嘎”的鸭叫声,而不是平日里的闹铃声,我就知道,这一天又是一个逢“3、6、9”的赶场日。“赶场”,这个原本只在乡镇活跃的风俗,这几年却在我们这座城市城市勃兴。

室内、室外各种形式,规模不一的赶集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我家小区正门对面是赶“3、6、9”,小区后门轻轨站附近还有一个“2、5、8、10”。据我妈说,只要坐几站地公交,离家不到3公里远的地方,还有一个“1、4、7”。只要你愿意,天天都可以赶场。

“你尝下茄子,一个老头儿背来卖的,白水煮来直接吃就很甜。”“这个猪肉我看它还有点‘土’,炒回锅肉肯定香。”我妈每次说起她在赶集市场上的“斩获”总是很得意。

但家门口的这个“3、6、9”却把交通给整瘫痪了。买菜的私家车,卖菜的货车、三轮车,把单向三车道生生占据了两条,只留一条道通行。往来如梭的行人在人行绿灯期间是绝对过不完马路的,你就只能在长长的车队里眼巴巴望着绿灯却一动不动,末了刚刚起步,已是黄灯闪烁。

“这赶集市场全占道摆摊、乱停车,还有没有人管了?那些农民自己种的菜,农残都没有检测,谁保证它不超标啊。还有活禽宰杀,早就不允许了,还那么多活鸡活鸭地卖。”每次堵到心塞,我都回家扬言投诉,要让这赶集市场开张。“你投诉谁啊,怎么可能关?大家都需要,就你牢骚多。”我妈总是劈头盖脸给我一顿臭骂。

一个周六早上,我被“嘎嘎嘎”的声音吵醒后准备继续蒙头大睡,却被我妈硬拉起床一起去赶场,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家门口的赶集市场。这里分室内室外两部分,室内原本就是一个菜市场,平日只有两三家固定摊位在经营。而一到赶场天,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摊贩,把市场内所有摊位都占满了。平时几乎没有顾客的市场,现在各个通道里都是人,拖着买菜车几乎寸步难行。每月固定的一笔摊位费支出,又不能一直保证客源和销量,多数摊贩嫌负担重不愿长租,市场方也无法获得租金收益。几天赶场一次,既集中了客源,摊贩又能按天支付租金,这就是赶集市场兴盛的重要原因。

我妈主要的兴趣还是在室外。菜市场外围的人行道上,以老头儿、老太太为主的菜农模样的人一溜排开,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坐在倒扣过来的箩筐上,还有人拄着扁担站着。面前都堆着新鲜蔬菜,也有葱、姜、蒜、辣椒等调味料,偶尔还有马齿苋这样的当季野菜,以及一些顺带卖的草药。有的热切地吆喝兜售,有的见你走过挺不好意思地说一句:“早上才摘的红苕尖,要吗?”有的却只管和旁边的人聊天,待到询问,才抽空似的回答一下,然后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话题,仿佛聊天才是正经,卖菜只是顺便。

我妈看中一对老夫妻卖的空心菜,开始挑选。边买菜、边聊天、边讨价还价,很快买菜车就承载不下了,她看了看今天的战利品,心满意足地同意打道回府。

过马路的时候,人行绿灯只剩了几秒,我们才走到马路中间就变了红灯,只能硬着头皮拖着一大车菜和肉尽我能达到的最大速度走完剩余的路程。我妈则向旁边的车举手致意,一位司机甚至也向她微微点头。

“这下你看到有多少人需要赶场了吧,你觉得关得了吗?怕迟到就早点儿出门吧。”我欣然接受了我妈的建议。同时我还相信赶集市场会继续开下去,需要的只是我们多一点包容,多一些理解。

□重庆孙瑞霖

## 秋有芋头香

四方食事,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而我的那一个碗里,萦绕着浓浓的芋头香。

俗话说“番薯芋头半年粮”,在农家,小小的芋头被视为“农家最重之蔬”,因为无论是当主食,还是当蔬菜,抑或是当甜点,它都能与味蕾完美相融,让人“芋”罢不能!我的母亲,称得上是芋头的“伯乐”,看着毫不起眼的芋头,在她的煎、炸、蒸、煮十八般武艺之下,总能在厨房里成就那一抹无与伦比的味蕾体验,柔软的绵密感、浓郁的甘甜回味,让人余味悠长。

每年秋天,正是芋头成熟的时节,在泥土地里储蓄了一个夏天的光和热,终于在一个个金黄的秋天成了毛茸茸的小球。我总是要跟在母亲后面去地里挖芋头。我好奇地向母亲借过耙头,兴高采烈地抡起一耙头抄下,却总是将那圆乎乎的芋头挖坏,让它们将那纯洁的内心暴露无遗。母亲这个时候免不了心疼,示意我退后,而这时的耙头好像长了一双可以穿透泥土的眼睛,总能避开芋头,在周遭泥土落地。秋日凉爽,拦不住母亲额头渗出来的汗珠。不过,也是那个时候我明白,所有丰收,都是对耕种的犒赏。

母亲常说“秋天吃芋头,年年有余头”。不管这一年的收成如何,芋头总是有余头的。那会儿家里没有冰箱,但是有比冰箱更大的天然储藏容器——地窖,那是爷爷在的时候就存在的。在小山包的底下,挖上一个大洞,再安上一个木质小门,就形成了天然储藏室。这地窖里的温度要比外面低了几度,农家土地的“余头”存放于此,便可以安然地度过一季。母亲擅长做关于芋头的各色美食,有芋头蒸排骨、芋头扣肉、芋头糖水等等。而我却喜欢最为简单的那道芋头饭,只需将芋头翻炒金黄炒后再下电饭煲煮即可。

芋头于我,是故乡的风味。离家在外,芋头也不再是时令菜,无论什么时候,总能在市场看见。可是,我总觉得家乡的芋头更香更糯,这大概是这食物和我在同一片土地生长,因而相识相亲。

□海南澄迈刘恋